



翻开响堂村的未来

——读陈卫新《山谷里的时光》

□明前茶



鸟鸣，花开，浸染栀子花香气的薄雾中，出没采花的老妇人，还有白墙黛瓦的民居。这就是南京近郊的响堂村，它坐落在老山脚下，留有一部分百年建筑，但又远没到可以凭借成群的文保建筑，成为古村落打卡地的程度，它是一个“大都会近郊乡村”的典型代表，在年轻的村民逐渐被虹吸到大城市打工之后，这些通常以种菜为业的乡村，随时有可能陷入凋敝。

设计过云几、柴门、青果等人文空间的设计师陈卫新，在数年前接到了响堂村的改造规划，他一到这座依山傍水的乡村，就被迷住了，感觉自己接通了故乡的血脉。这座傍依青山的小村，被稻田、花田与茶园包围，正因为这里尚未被民宿、农家乐饭店、大量人工“网红景点”所占领，村庄依旧保有古朴又安宁的面貌，为陈卫新的设计改造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为保存这里原始朴拙的面貌，在改造规划之初，陈卫新把自己的工作室也迁到了响堂村，他以此为据点，细心观察此地稻作的季节流转、栀子花的种植与采摘、银器茶壶的锻打与制作，整个乡村的季风与云雾流转的方向，以及村中原有老宅间的呼应关系。他先设计自己与邻居的房屋与空间，再由此为核心，如同涟漪一般扩散到整个乡村的改造规划，他认真思考：“如果我是此地的新村民，我需要什么样的景观与房屋，社群与人际关系”，进而安排整个村庄的翻新与重整，也就是说，他的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城市居民周末休闲时，有耳目一新之感；更要借由舒适实用的空间提供全新的视野，让原住民们拥有一种“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的震撼。

陈卫新的新书《山谷里的时光：响堂村日记》，就是这场近郊乡村改造工作的收获，当然，书的内涵得到深挖，外延得到拓展，不再是一本设计美学上的小众图书。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十一个字的书名有意做出了被云烟部分遮蔽的效果，似乎在佐证这本书的“文艺感”。这本书，有一部分内容是空间设计师的改造手记，陈卫新在书中通过“借景”“生长的建筑”“设计的节奏”等章节，平和中淡地讲述了自己的设计理念与改造思路，他甚至在这些章节中放入了设计平面图与三维立体图，还有响堂村的手绘地图，让读者可以手持这本书，前往近在咫尺的理想乡村，并无障碍地登堂入室，看出设计上的巧思。陈卫新喜欢国学大家顾随先生评价优秀诗词的说法：“水可以拍打堤岸，而不能破岸决口”，他认为，好的设计也是如此：需要一些戳中人心的点，又需要控制情绪与节奏，为住在其中的人起居方便考虑。

这本书，另有一部分内容是一位人文爱好者躬身劳作的诚实记录。陈卫新与响堂村的村民们，一起改造老村的设计团队一同劳动，体验采摘、收获、邀茶、人文集会，留下了诸多散记，看一看这些美妙的标题——“栀子花大会”“响堂诗歌展”“栀咖啡”“寂寞的水稻”“协调的旧物”“响堂合唱团”，从立春开始，至大寒收尾，每个章节又旁支斜出，从各个角度书写了大地与时节赋予响堂村的别样魅力，松润活泼，山雨欲来，隔水闻曲，燃炭煮茶，有无尽可爱的事等着人们去做，可从中洞见艺术家们与原住民一同开发的多种活动，为自己与邻人带来的愉悦。他们改造自己的住所，使之成为喝茶、刻章、写诗、收藏旧物与呼朋唤友的地方，咖啡店就在村里，面对整齐的水稻田，而在稻田的前方，大片的花田会供应南京城60%以上的栀子花，在夏天，那是很多人装饰衣襟、发髻与居室的一缕香气。到了冬天，响堂村的大雪会“涌成山间一匹白马”，陈卫新会和朋友在跨年的大雪中酿酒。

这是一本阐述村庄的改造计划的书，却没有一点枯燥感。为让读者兴致盎然地阅读，陈卫新在本书的编排上动了很多脑筋，就像他在响堂村改建工作室时，在一个半隐入山林的立方体建筑上，通过一组状如“二维码”的窗口，实现了建筑的透气感与节奏感一样，他也在本书的编排中，运用了很多“二维码”式的留白方式，并以诗歌、纷繁的随想短章，还有大量的摄影、书法、绘图创作，来连缀与映衬改造思路本身。这些非常跨界的编排看似散乱，其实，核心部分却十分紧凑，指向的都是设计师在响堂村密集而神思翩翩的观察，这种观察与思考，充满了不同艺术门类间的启发与互文关系，它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醍醐灌顶，明白一个真正经得起时光考验的村落，一个让人无比怀念的社群，是如何在郊区建成的。

陈卫新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空间美学不仅要有一种深思熟虑的、久经锤炼的“坚实”，更要随物赋形，随形生态，唯有保留一点“生涩”，一点“留白”，才为未来在此生活的人，包括村民、民宿与咖啡馆主人，艺术家与设计师，提供“继续生长”的空间。

真思考的“文化情结”

——读陈亮新著《文化情缘》有感

□梁天明

陈亮同志在他的《文化情缘》后记中说：“我一生与文有缘。我的文字凝聚了我的心血与情结。”《文化情缘》就是他热爱和钟情文化事业的自我审视，更深深透析着他对文化的一种真诚，一种思考。

我称陈亮为“同志”是想表达“同门曰朋，同心为志”的意思。因为我们都是文化人，读他的《文化情缘》就更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感悟。

“文贵真”是我们文学评价传统中的一种希望，因为“真”太少了——人常常是缺少什么就向往什么，所以巴金先生“讲真话”就成了近世的典范。《文化情缘》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南通市委原书记罗一民作序，是陈亮真思考的结晶。全书40余篇文章、30多首诗，让人感到他在认真思考南通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内涵，思考如何挖掘南通丰厚的文化资源，思考文化工作的地位和作为，思考如何彰显南通文化特色的品质，思考繁荣和发展地方文化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思考如何传承南通优秀的文化传统……真思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不但体现在真实记录了他在文化领导岗位上曾经走过的每一段文化进程，也体现在鼓舞我们将要面对的南通文化的延续和文化创造的层面上。

仅仅是真还不够，还要有思想和勇气。没有思想支撑的真，就成了索然无味的碎屑。思想有两种，一是借别人的思想；二是自己的思想。能做到前者已然不错了，而《文化情缘》显现的却是自己的思想火花，对审时度势、不辱使命，为繁荣文化事业尽心尽力的精神拷问。让我们读一读他书中的《忆南通精神大讨论》《伶工学社修复记》《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象》《南通唐闸离世界遗产有多远》等文章，有对南通城市文

化特质和城市精神的思辨；有对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中国第一家戏剧学校文化伶工学社的辩证思考……思考是这样深刻，那是在他的深层思考与追问下才获得的思想成果。

从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城市的文化，首先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创造的。陈亮常常谦恭地和文化人交朋友，非常“看重文化”和“敬重文人”。无论如何他是个有思想的文化领导者，也是文化人的真朋友，他的内心深藏着对文化的情缘，对文化的热爱，所以他的思考是真诚的。“看重文化”，对他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工作始终保持一种自重和清醒，由衷地热爱文化、建设文化；“敬重文人”，他真切地认知以为人、土为知己的重要。真思考是文化人最需要的品质，而书中的文章正是陈亮深广的思辨而获得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智慧的境界。

如果说思考有价值的话，更有意义的事情是通过行动证明自己思考的价值。中国文化有这样一种因子，如冯友兰所谓，中国的哲学家与西方的哲学家不同，他们既是哲学家，也是实践家。这是“士人问道，勤而行之”的大境界。陈亮崇尚的是“崇文敬业，厚德载道；工于实践，臻于思辨”的人生哲理。他在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上，作风民主，勤勉周致，真诚谦和，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显示出了他的文化创造力。读他的《文化情缘》，让人读出了“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的文化才气，读出了“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的文化思索，读出了“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的文化感受。《点赞南通大剧院南通美术馆》说文艺、论文化、谈演出、品城市；《五千万元引导资金是如何出笼的》论及文化与经济、困难与希望；《城市气质须用文化来涵养》以文化自信铸造城市之魂》用自己

的感受去思考文化；《办实事贵在实实在在》表现出一种文化人的亲和与自谦；《张謇家国情怀的典范意义》是一种文化人对张謇精神的认识和创造……在他的笔下，看出了一种大气、深刻、达观和气质。

作为文化人，要真才实学地思考文化，就不容易了。文化人需要思考，他们非常看重自己的文化成果，就如同非常看重自己的人格和尊严一样；文化人需要理解，因为他们凭自己的积累而钟情于自己的思考；文化人需要智慧，因为他们的工作是为社会在创造精神财富。这一切，需要的是真思考。有了真思考，才使得《延安行》《观通城暮色》《父亲》《咏樱花》等诗篇读来能如此感到亲切。《文化情缘》的最大特点是陈亮将自己亲身经历、亲自撰写的文稿加以整理，用清新好读的语言，穿插理性的深层思考，显示出一种文体的内秀，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生硬的教条，深切的感受、精到的理论，站在了文化的高度，触及了文化本质。加之作者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多年，熟知读者之喜好，从而行文快慢犀利，善于与读者思想交流，给人以亲切感，又不失思辨的严正。陈亮从文化领导岗位退下来，能“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思”兼而有之，不断丰富、充实、提高自己，这也是对我们的一大人生启示。

陈亮的文化思考，是一个真正文化人的独特的文化真思考。正因为陈亮有这样的真思考，我才视他为“同志”。

谈《啼笑因缘弹词续集》

□祝淳翔

1934年12月15日，《倪高风开篇集》由莲花出版馆初版，书前收有陆澹盦的序，称“予友高风，夙治文艺，年来执事电台，益与诸艺稔，偶值兴至，则自制开篇若干则，录付歌者”，“迩乃以朋好之请，汇集而成编”。该书收录300余则弹词开篇，其中有一组十五节题为《小说家》的开篇，第五组里提及陆澹盦：

陆澹盦教鞭就任于中学，正始为名学校彰。他那是最喜弹词来著作，偷闲执笔实闹忙。近因白药生涯好，万病能安百草霜。出自云南销路旺，一肩负担更加忙。故此是无心作品把文章做，一意经营学作商。

五句话朗朗上口，巧妙地概述了陆氏近年行迹。而从这则互动，可窥知倪、陆二位小作家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游史。

1936年6月，继前一年8月出版发行的《啼笑因缘弹词》大卖，由倪高风经手校订、陆著《啼笑因缘弹词续集》随即火热推出，改由莲花出版馆出版，大方印务局印刷。书前有姚民哀一篇长序，先是回顾与陆澹盦之相识，是在1917年大世界开馆之初的某晚，他因事去请徐枕亚，由刘山农介绍，得识孙玉声、姚劲秋等前辈，最后见到一位“惨绿少年”，徐指着他说，此人便是陆澹盦。于是两人握手订交，互道钦企。

1931年春，姚民哀来沪唱评弹（艺名朱兰庵），陆澹盦也刚从云南返回，每晚跑到东方书场听书消遣，姚因“瘰疬病剧”（淋巴结肿大），自觉不久于人世，故懒于酬酢，而陆并不介意。这年仲秋，姚外症痊愈，却“痰火内塞”，加上受到东三省沦陷的刺激，竟得了

疯疾，回乡后多次自杀，幸得母亲和弟弟照料未死。当得病在沪时，朱耀祥经常来慰问，弟弟姚民愚（艺名朱菊庵）十分感念。恰好朱有志于创作新书，民愚便为他编《啼笑因缘弹词》一回，居然大受欢迎。但这是他的处女作，“章成急就，诸多草率”，嗣后知难而退，履行前约，替其赓续完成，终得风行一时，家弦户诵。

《续集》书中尚有陆澹盦自序，称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于“九一八事变”后有续篇，间涉东北抗日事，“我作弹词，更要激励人心”，“每及抗敌，益畅所欲述”，孰料书作了大半，竟发生杜重远“新生事件”，虽自认顽强，却为朋侪所阻，大有抗日不成，掷笔长叹之概。等到抗战胜利，陆才于方型周刊《海风》撰文披露那位朋友即倪高风，当时乃将太激烈的词句删去，将书中“倭”字悉改“矮”字，“沈阳”悉改“辽都”。

那么朱耀祥、赵稼秋的演绎妙在何处呢？1933年3月25日，“小抖乱”叶仲方在《金钢钻》上发表我对于啼笑因缘弹词的一点小意见一信，其中言称：“朱赵的唱工，虽然不及沈薛（指沈俭安、薛小卿），但是他们说书时的描写，十分神似，好像就是看影戏一般，不失书中人的身份。”总之更显现代性，贵在与时俱进。更专业的见解，可参阅横云阁主（张健帆）《书坛人物志·赵稼秋》（刊《力报》1938·3·4）：“赵自与朱耀祥搭档，合说《啼笑因缘》后，竟大走红运，名乃大彰！盖赵擅去沈凤喜、何丽娜、关秀姑诸角，状近代女子，堪称体贴入微。尤以状娇憨活

泼天真烂漫之凤喜，最为神似，一曲大鼓可以乱真。无怪场中客，为之神往；而以唱大鼓调为书中之关子也。”而1946年2期《联合弹词开篇集·赵稼秋君略历》，则介绍说：“《啼笑因缘弹词》问世，遂倡弹词改良之先声，而朱赵实为鹄的焉。《啼笑》一书以新的题材新的故事，故一切弹词旧传技艺，乃未能尽展书中之长；朱赵能另出心裁，别具巧思，拓一新的姿态于书坛，确为近今异迹。而其不畏之精神尤堪嘉许。赵稼秋又能出其玲珑剔透之心思，作白话开篇，以大众畅晓之言词，歌之弦索，于是而赵稼秋之红，红得炙手。”

郑逸梅对此也有类似见闻，他说：“弹词对白，用纯粹的国语，似乎是朱耀祥、赵稼秋的《啼笑因缘》开始的，听众认为很干脆，便一时成为风行了。”有趣的是，在这篇题为《张恨水听〈啼笑因缘〉》文中，他还进一步揭秘说，当年陆澹盦作为《金钢钻》报的特约撰述人，每天傍晚都要到报馆，“埋头灯下，为钻报写稿外，又为朱耀祥、赵稼秋编《啼笑因缘》”。赵稼秋来取稿，他很是虚心，有不了解的音义，当场请教澹盦，务使十分明了，才登坛弹唱。“有一次，澹盦忽然高兴，拉了张恨水去听朱赵的《啼笑因缘》，正唱到凤喜把小人影赠给樊家树，这一段是很有情致的，恨水听了回来，我就问他，你听唱自己的大作，一定是很有趣味，听后有什么批评？恨水笑着说，我听不懂苏州话，经这运腔使调的一唱，更使我堕入五里雾中，莫名其妙。”原来张恨水是皖人，又常年生活在京津间，对于吴侬软语，很少有接触的机会，难怪听不懂了。

新书架



《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

陈洪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阐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49年以安阳殷墟十五次发掘为代表的重大考古活动，不仅展现了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田野工作的流程与技术，还深入探讨这些活动背后的学术理念、组织策略、政治斗争以及与各方力量的博弈。



书香



《琵琶行：诗与画的生命史》

陆蓓容

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回溯白居易名篇《琵琶行》诞生的白香山前史，钩沉文学典故生成的全过程，最终梳理作品在后世的接受与余波。还讨论了《琵琶行》相关主题的书画作品，以实例说明古代画师在处理这一文学名篇时面对的限制、挑战和应对，找到贯通图像与文字两个世界的通幽小径。



《无暇他顾》

[美]厄休拉·勒古恩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0年，81岁的厄休拉·勒古恩受诺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的影响，开始创作个人博客。本书收录了勒古恩81岁至85岁的部分博客文章。她在文章中畅谈个人生活、文学创作、社会议题、女性主义，也记录自己与爱猫相处的日常，展现了这位文坛巨匠私人化的一面。

许浑：山空月明照西楼

□陶晓跃

在晚唐诗人中，许浑的诗颇引起后人的争议。有人以为他的七律只在李商隐、杜牧之后，当属名家；有人说他圆通格律，丽密超过杜牧，只是抑扬顿挫不及；也有人认为许浑的诗浅陋之极，为晚唐之尤下者；还有人直言不讳：“后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当然，这些评论，受到不同时代对于诗不同理解的制约，明显掺杂着人们的主观感受。

不过，许浑的诗能激发那么多诗家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明证了许浑诗的价值。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朝来有乡信，犹寄寒衣。”这首《塞下曲》全是客观叙事：桑乾河北的一次夜战，使得半数士兵卒上了不归之路；在不归士兵中，次日早晨还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衣服已经寄出。诗中诗人的身影隐退了，而浓浓的悲剧意味却怎么也挥之不去，驱散不尽。

许浑是大和六年的进士，起先曾做过当涂、太平县令，因病魔缠身不得不辞官养病。直到大中三年，他被起用为监察御史，后来还担任了睦、郢二州刺史。因为身体的虚弱，他为官政绩平平，可为诗却时有佳句。“马上折残江北柳，舟中开尽岭南花”“两岸花落夜风急，一径草荒春雨多”“灯照水萤千点灭，棹惊滩雁一行斜”，意境虽浅显，可写景寄情，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而他的《咸阳城西楼晚眺》则神气十足：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而别后酒醒的惆怅空寂，也就悄然与眼前迷蒙萧瑟的风雨融合在了一起。诗人凄清之情怀，可见一斑。

许浑的诗无论是状物咏史还是抒发情感，都具大气。“浑写大意”，“涵概一切”（俞陛云语）。许浑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有演绎在他身上的一极浪漫的故事。

孟棨《本事诗》中记载，许浑曾白日做梦，登上一座高山，山上有宫殿精舍。于是他四处打听，这是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这是昆仑山。”许浑流连于山中，却意外发现有人正饮酒作乐。那些人招手邀他入席就座，一直到夕阳躲进了山中，大家才兴尽而散。就在告别之余，一位绝美的仙女取出纸笺，请许浑题诗留念。许浑落墨未就，梦境已如云似雾般地飘散。为了纪念这梦幻的艳遇，许浑欣然命笔：“晓入瑶台露气清，庭中惟见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过了几天，许浑又梦见自己来到昆仑山，遇见仙女。仙女嗔怪：“你怎么把我的名字传到人间去了？”许浑连忙道歉，便将诗的第二句“庭中惟见许飞琼”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步虚”是道家之词，意思是说仙人在天空中行走，脚踏的是虚空。仙女“步虚”而去，道别时含情脉脉。许浑的翩翩才思，竟让仙女如此托梦以示思念，可谓千古传奇。



《村上春树的音乐异想世界》

[日]村上春树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提供了一种用音乐疗愈人生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对音乐的沉迷，甚至不会成为小说家”的村上，在书中用100篇随笔，分享了自己收藏的486张古典乐唱片。通过本书，读者们可以解锁村上春树的私人歌单，跟随村上的脚步，在音乐里获得松弛感、治愈精神内耗。